

郁達夫傳奇

大師與校花(四)

●戚宜君(本誌特約撰述)

一枝紅杏出牆來

王映霞在杭州茅廬中招蜂引蝶的風聲，傳到了郁達夫的耳朵裡，這個落拓浪漫的文人，只是想着他的小女人大約是年輕好玩而已，紅杏出牆倒也還未必。雖然如此想法，心中仍然難以釋懷，因此在郁達夫由東瀛返回福州以後，便打電報給王映霞要她赴閩小住，看看她能不能遽然拋開杭州的花花世界。

民國二十六年暮春時節，王映霞帶着第二個兒子郁雲及不滿週歲的小兒子郁荀，並有保姆同行，從杭州來到了福州，借住於南後街光祿坊劉氏舊築，也就是福州名人黃莘田十硯齋的東鄰，夫婦和合，並無異狀。在這所充滿園林雅趣的大宅院，僅住了三個月，王映霞說是水土不服，加上日夜思念杭州風雨茅廬中的老母及大兒子郁飛，遂於這年五月下旬乘海輪經由上海，返回杭州。

一個月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神聖的對日抗戰於焉展開序幕，緊接着是「八一三」日軍瘋狂的進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郁達夫倉皇回到了杭州，安排了家庭的撤

退計劃；旋即匆匆搭輪返回福州，船在海上受到日本軍艦威脅，不得不折返杭州自陸路入閩，一路曉風殘月，備嘗行旅之苦，途中曾有詩云：

中元後夜醉江城，行過嚴關未解醒；寂寞渡頭人獨立，滿天明月看潮生。

不久後，日軍便在金山街登陸包抄上海，杭州遂告陷落，先兩日王映霞已向杭州市長周企鵬借了一輛汽車，整理了一些簡單的行李，便偕同老母王守如、三個孩子及保姆，浩浩蕩蕩的回到了富陽；郁浩事先已經得信，為他們在富春江畔租定了一處房舍，總算暫時安定了下來。

在富陽住不上兩個月，日軍便有溯錢塘江西上的風聲，郁浩準備移家至對江南岸的環山葉家，以備時局有變，即可向浙西山區移動。葉家就是郁達夫的姐姐郁鳳珍的婆家，此時郁鳳珍已經病故，但是忠厚老實的姐夫，仍然和郁家保持來往。

王映霞携老扶幼，隨同郁浩一家人，僱船到了環山葉家，姐夫葉有耀熱誠的招待他們住進了自已新造的房舍內，問起郁家老太太何以未曾前來，郁浩說是老太太堅決不肯離開故居，也只好

由她老人家了。

在環山住了兩個多月，已經是木葉蕭蕭的初冬季節了，道路傳言說是戰爭將要繼續擴大，日軍也快要把富春江封鎖起來了，王映霞想着如果水上交通斷絕，環山對外的陸上交通非常不便，怕不就要被困在這個窮鄉僻壤裡了。

正在狐疑不定時，打算隻身過江到富陽縣裡一探究竟，說辦就辦，第二天王映霞便乘小船過江，不期然的在富陽街上遇到了杭州的舊識程遠帆，據稱：「富陽旦夕不保，環山更不能久住，一旦富春江被封，環山對外的交通便斷絕了；不如先走出這個圈子，先到金華，然後再通知郁達夫，設法來接你們。」

經過程遠帆的安排，王映霞一家大小總算順利的到達了浙西重鎮金華，不久後日軍進佔富陽，郁母陸氏不堪日軍的暴虐，躲藏在鶴山之中，於隆冬夜晚凍餒而死。

轉瞬到了春節，國難方殷，大家也沒有過年的情緒了。王映霞已去信福州，要郁達夫派人來接他們前往福州同住，遲遲沒有回音；又經過了許紹棣的安排，再度向山深林密的麗水轉移。一

方面是浙江省政府已經搬到麗水，杭州舊識逃難到麗水的也較多，在照顧上比較方便；另一方面是從麗水去江山再到福建的浦城而至福州比較近些。

在麗水，王映霞一家租住在燧昌火柴公司新造的員工宿舍裡，和許紹楙比鄰而居。許紹楙的妻子久病不癒，據說爲了使其早離苦海，曾乞醫生爲她打針而提早離開人間，照今日的說法就是所謂的「安樂死」吧！

如今許紹楙帶着三個女兒，與王映霞的三個兒子整天玩在一起，一個是中年喪偶，一個是丈夫不在身邊，又值戰亂時期，而且在杭州就已經過從甚密，如今更是朝夕相處，難免就風風雨雨傳揚開來了。郁達夫聽到的消息是：王映霞在富春江南岸環山親戚家生活太苦，便隨許紹楙上麗水同居去了，郁達夫將信將疑，打電報催促王映霞前往福州，王映霞却始終置之不理。

爲什麼郁達夫不派人來接王映霞呢？又爲什麼在兵荒馬亂之際，作丈夫的人丟下妻兒而沒有予以妥善照顧及共同患難呢？這一切都使得王映霞非常不滿，結論是：郁達夫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丈夫。「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這樣的丈夫在緊要關頭還比不上一個外人呢！

郁達夫着實是缺乏了一點兒承擔艱苦的責任感，等不到伊人的消息，只好於新年過後，在大雨連朝中，由福州北上，經延平、龍泉來到了麗水。

叔後重逢，夫妻應該抱頭痛哭一番才對，不料王映霞滿肚子委屈，却化爲一臉的冷漠，夜裡

並拒絕與丈夫同房。第二天郁達夫會見了許多從杭州逃難出來的友人，入晚回來，王映霞仍然拒絕和他同宿，說是月事方來，分居爲佳；郁達夫飽受冷落，心中憤憤不平，基於王映霞拖家帶眷備嘗逃難艱苦，而自己未盡到作丈夫的責任，終感愧對妻兒，因而也就壓抑住了滿腔的怒火。

這期間許紹楙曾經去了一趟碧湖，王映霞突然附車回去，在碧湖過了一夜方歸，至此郁達夫才證實了人言嘖嘖，並非事出無因。於是郁達夫挑明了對王映霞說：「我將往武漢供職，你願意隨我去武漢呢？或是留在麗水跟許君同居下去，由你自己決定好了。」

終感人言可畏，許紹楙始終不願擔當奪人妻子的罪名，因此磋商了兩天，王映霞還是隨同郁達夫前往武漢，在毀家詩紀中，有一首詩記載這一段經過云：

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佔鳳凰巢。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間，郁達夫挈眷乘火車經南昌、九江而至武漢，途中還有一位李家應小姐同行，旅途談說說說頗不寂寞。受李家應之託，準備把中大西畫系畢業的孫多慈介紹給許紹楙作續絃，因此到達武漢以後，便來來往往的與許紹楙信件往返，郁達夫還叫她不要去管這些閒事，其實王映霞不過是找一個藉口，好與許紹楙保持連繫而已。此時的郁達夫在軍事委員會擔任對敵人的宣傳工作，名義是設計委員，曾奉命前往徐州、臺兒莊一帶勞軍經月，曾有詩句盛讚抗敵健

兒英勇奮戰的精神云：

磧裡礮壕連作寨，江東子弟妙知先；驅車直指彭城道，佇看雄師復兩京。水井溝頭血戰酣，臺兒莊外夕陽曇；平原立馬凝目處，忽報奇師捷邳邳。

郁達夫不在武漢，王映霞無所顧忌的與許紹楙魚雁往還，王映霞不斷催促許紹楙前來武漢會面，終因有所顧慮而不果行。此時許紹楙經過由王映霞的介紹，已經與孫多慈開始交往，然而仍然與王映霞不忘舊好，在寄給王映霞的信中會有許多不足爲外人道的熱絡情話。諸如：

「爲你的哥哥善自珍攝，我們後會有期，精神所及，金石爲開，妹妹不必傷心，亦不可灰心。」

「我不能到武漢來，我看亦自有好處，如果我來了，十目所視，你的處境將愈益困難，你的痛苦亦恐因此而愈深，同樣的我的痛苦亦將隨之而增加。」

「你母親會說起許多事情，她幾個月來似乎看得很透，知道我們在精神上如何的互相愛戀。」

諸如此類的信件，剛巧在郁達夫返回武漢時，有三封落到了郁達夫手中，白紙黑字，證據確鑿，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拿去照相製版印了好多份，分送朋友以洩洩他內心的憤懣，並揚言要作爲打官司的證據。

緊接着郁達夫又於溽暑中，前往第三戰區視察，會宿金華雙溪橋畔，舊地重來，大有沈園再到之感，本來是要會許紹楙的，而許却稱病不

見。此行感慨良多而有詩云：

清溪曾載紫雲回，照影驚鴻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別抱，地猶稽郡我重來。
傷心王謝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後杯；
省識三郎腸斷意，馬嵬風雨弄花魁。

郁達夫回到武漢以後，與王映霞的情感已經陷入空前的最低潮，王映霞自知理屈，悄悄的觀察郁達夫的動靜，小心翼翼的不敢再有所閃失。

根據王映霞的經驗，他們結合的十年之間，夫妻之間也經常有過吵吵鬧鬧的情事發生，但吵過爭過也就不了了之，這一次却有所不同，郁達夫經常眉頭一皺，頭略略一搖，這原本是他發脾氣的前兆，但脾氣始終沒有發洩出來，情況就越發來得嚴重了。還有一種經驗是郁達夫氣急了，便會離家出走，在他們婚後的第三年，當王映霞懷着第三個孩子已經九個月足月的時候，眼看分娩在即，一時氣憤難抑，郁達夫就會獨個兒跑回富陽老家，與分居了的孫荃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天之久。另外像是一個人跑到寧波，袋裡的錢被偷，還要王映霞親自送錢去，再一齊前往普陀漫遊，都是郁達夫經常扮演的把戲。

王映霞生怕郁達夫一走了之，戰亂時期，身在異鄉，舉目無親，一旦一家之主的丈夫丟下他們不管，那可如何得了。因此王映霞便先發制人的對郁達夫說：「你又打算離家出走了嗎？要走，可以的，你須把三個兒子也帶了走，否則就讓我走！」

王映霞原意是要藉「就讓我走」來探探郁達夫的口氣的，却不料郁達夫鐵青着臉吼道：「下

賤的女人！你就走！」

情況演變到這般光景，已經再也沒有轉圜的餘地了，於是王映霞倉促整理了一些衣物，拎着一個提包出門而去。事先沒有計劃，臨時不知何去何從，本想直奔車站，搭車東下前往麗水，投奔情人許紹棣的，又考慮到她已经把孫多慈介紹給他了，兩人正在戀愛，自己沒頭沒腦的介入，恐怕大為不妥；而且烽火處處，山川阻隔，長途跋涉，恐有諸多不便；因此便打算先到小朝街四十一號曹秉哲家裡住幾天再作計議。曹秉哲也是杭州的舊識，是一位有名的律師，此刻也來到了武漢。

這廂郁達夫在王映霞離家出走以後，長夜不眠，心中猶自忿忿不平，忽然瞥見一襲洗滌後在窗外晾曬的白色紗衫，隨着夜風晃蕩不已，乃搖筆濡墨在紗衫上題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十二個大字，聊以洩憤，並成詩一首以記其事云：

風去臺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續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帛宿，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王映霞神情木然的到了曹家；正是七月四日的七點多鐘，曹秉哲正要出門上班，看見王映霞失魂落魄的模樣，就知道一定是夫妻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口角。於是曹家夫婦一齊勸說：「放寬心來，就在這裡住上幾天，等你們雙方的火氣都平息了，然後再叫達夫接你回去。」王映霞斬釘截鐵的說：「千萬不可，若要通知我家裏，我馬上

就走；否則我就在你們這裡暫住幾天，然後另定行止。」

曹家夫婦答應了下來，並把臥房讓給了王映霞，當天夜裡，天氣熾熱，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思前想後，回首前塵，恍如一夢。

過了兩天，也就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六日，武漢大公報上登出了郁達夫署名的一則啟事云：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携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達夫謹啟」其實曹秉哲並沒有遵守王映霞的約定，第二天就把她的行踪暗地裡告訴了郁達夫，然而郁達夫故意還要在報上刊登「警告逃妻」的啟事，他是存心要出王映霞的洋相，並把她逼上絕路的啊！

這一則啟事果然使得王映霞肝腸寸斷，忿怒、傷感的情緒一齊蜂湧而來，待至郁達夫估盡上風，渲洩了胸中的悶氣以後，有一天笑謎謎的來到曹家對王映霞說：「鬧也鬧够了，可以回家了吧！女人家嘛！總不能太過任性、太不檢點了啊！」

這種態勢，使王映霞好沒面子，她懶得理他，也懶得看他自以為是勝利者的嘴臉，於是轉身走入內室，郁達夫跟了進去，追問王映霞到底還要怎麼樣？王映霞不加辭色的說：「如果要我回去，必須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啟事，等登出來以後再說。」

七月十日武漢的大公報上刊出了郁達夫的道歉啟事，原文是這樣的：

「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並在登報招尋啓事中，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携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復經朋友勸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郁達夫啓」

王映霞看到了這則啓事，心想再也沒有什麼好堅持的了，於是等郁達夫再來曹家接她的時候，便萬感交集的隨同這位神經質的丈夫回去了。

說來說去郁達夫實在是太愛王映霞了，然而愛情的眼睛裡着實容不下一粒砂子，反正王映霞的紅杏出牆，從風風雨雨的傳言，以及他獲得的三封情書，大致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他仍然天真的希望這些事都是空穴來風，頂多他把這些事解釋成精神戀愛的程度，祇要王映霞保證與許紹棣一刀兩斷，未嘗不可以不念舊惡，一切從頭開始。

外面的人只是看到了郁達夫在報上登出了「道歉啓事」，不但澄清了先一則「招尋啓事」的誣指，而且還自承「神經失常」，這種自毀形象的作法，使得爾後他們的婚姻繼續惡化時，同情王映霞的人就比同情郁達夫的人要多了。

郁達夫幹嘛要作如此大的犧牲呢？一般人都解釋稱：「那是因為郁達夫太愛王映霞了。」當然這樣的解釋也沒有錯，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王映霞寫了一張類似「悔過書」的東西交由郁達夫收存，才換來了郁達夫的湧泉回報。這張「悔過書」的內容是：

「映霞因一時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無所寄托，致與許紹棣君有精神上的熱戀情事，實與夫

婦生活有礙。今後當絕對與許君斷絕往來，夫婦共同努力於圓滿家庭生活之創造。此致郁達夫君收存
二十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

郁達夫是在收到王映霞的「悔過書」之後，才自貶形象的在報上登出了他的「道歉啓事」，推測當時郁達夫的心態是：既然熱愛着這個女人，便強迫自己認定她與許紹棣之間，祇不過是停留在「精神上的熱戀」階段而已；要是郁達夫發現了王映霞與許紹棣之間的關係不僅止此，恐怕王映霞在武漢的離家出走，就是他們婚姻的休止符了。

當時的人並不知道王映霞曾經寫了一紙類似「悔過書」的文字交給郁達夫收存，經過了四十多年，西德有一位漢學權威名叫馬爾丁者（Helmut Martin），編了一本《Letters To Yu Ta-Fu》其中公佈了王映霞婚變經過中，寫給朋友、情人、丈夫的許多信件，王映霞的「悔過書」便是在這本書中公佈出來的，其中還有不少寫給許紹棣的情書，大都把許紹棣的「棣」字用諧音稱作「弟」或「弟弟」，而故隱「浙」為「閩」，以「武漢」作「香港」，來掩人耳目，就中有一封就說：

「弟：現在最大而最嚴重的問題，我不得不向你報告，讓你曉得我這時的苦痛和恐慌！

「自離閩起T未曾來過，記得前曾數封信中，曾有一次報告你T已來，可是彼次除了一點點輕微現象外，立刻就沒有了。我在岷會服了好些藥，一直無效，初以為水土不服，故每吃必嘔，而且T受其影響，故每日均在希望中，殊知四個

月來，毫無一點現象，最近到港，又覺Stomach有點作怪，似有漲大，因是我特到一女醫師處診察，我大膽的告訴她我Mary，看她如何說法。弟弟，結果她告訴我，必係有Baby。弟弟！我彼時無法可想，恐懼之心頓生，曾打一通T之針，據云：此針打後，如T可來，則不成問題，如T仍不來，則沒有其他辦法。現在距打針時間已三日矣，仍是毫無動靜，我眼前決斷，儘可能範圍，儘早趕回，最使我恐懼者，即是萬一無一路可通，那時叫我如何辦法，縱使榕妹等能為我工作在港，我那裡敢留在香港，所以我唯一救星，即是立刻回來，再行設法。

「按我意，俟回延平時，在鄉下租一房間，我自行住在那裡，我現在之情境，非等你見面時，不能在這裡詳述，不過外表上我仍是裝作無事，不致引起人家注意，現在你所能幫助者，即是預代我在鄉下尋房子，最好能近於醫生，俟我回平時解決，是否需要房子？我仍防能够避免此節，然不得不先行告知，有備無患，想不到我們會有這種難題發生。

「弟：無論如何，惟有逆來順受，我準備擔當諸苦，你不必擔憂，但為我尋一妥當房屋，一堵為限，其他詳細辦法，待見面時面談，我擬回南平後犧牲工作幾個月，把眼前所積款項給母家用，當可勉強度過，我心亂極，不能多寫，盼不久可見面。

「我們或許不久將遷往其他旅館，不必來信，萬一不能回去，我必有信通知而後必給你地址。」

這封信所署日期是七月十一日午後，推算起來剛好是郁達夫的「道歎啓事」在報上刊出後的第二天，也是王映霞寫「悔過書」的第三天，雖然過也悔了、歎也道了，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王映霞已經懷孕了。

打從民國二十六年夏天，郁達夫回到過杭州風雨茅廬一次，以後便是戰事日緊，倉皇逃難，由富陽而環山，而金華、而麗水。待至郁達夫聞關跋涉到了麗水，王映霞一直不肯與他同宿；一直到了武漢，郁達夫先後前往蘇北及浙西等地勞軍兼視察，風塵僕僕，迄無燕婉之歡；前後將近一年，如今王映霞却身懷六甲，其中奧秘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映霞的信中雖然用了很多隱語，甚至連英文也一齊出籠；然而她信中所稱的「弟」，參照所述內容來看，決不是她的親弟弟保桐或雙慶，那有對她的親弟弟大談「月事」未來，而要他負責呢？可以想見的是：王映霞對於懷孕的事是十分恐慌的，一旦被郁達夫發現，必然不肯善罷甘休，到那時她的處境便十分難堪了。

所以這廂雖然暫時穩住了陣腳，但是她仍然是放心不下，急急忙忙的要她的情人為她在鄉下找房子，也好躲到人不知鬼不覺的鄉下地方，以度過這一段尷尬的時光。而在「悔過書」、「道歎啓事」的同時，也由友人們出面見證，郁達夫與王映霞立下了一紙「協議書」，還勞動當時在武漢的杭州市長周企虞及浙江東南日報的主筆胡建中簽名作證，這份「協議書」是這樣寫的：

「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

生衝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異。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份，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時之圓滿生活。夫妻間即有臨時誤解，亦當以互讓與規勸態度，開誠佈公，勉求諒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之事，及證據物件，能引起夫妻之間感情之劣緒者，概置勿問。誠恐口說無憑，因共同立此協議書兩紙，為日後之證。」

這一次郁、王的婚姻觸礁，轟轟烈烈的鬧得不可開交，中間的裂痕與創傷，到此似乎已經得到癒合了，但是在往後却始終貌合神離。有人說：「婚姻就像是一隻精美的瓷器，必須小心翼翼的加以保管及維護，一旦出現了裂痕，就無法加以補救了。」郁、王的情況正是如此。

烽火漫天到湘西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下旬，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婚姻風波剛剛告一段落，武漢時局又開始緊張起來，日軍分成幾路向武漢進攻，武漢三鎮已逐漸陷入敵軍的大包圍之中；敵機每日不斷進行空襲，政府下令緊急疏散，各機關均相繼撤離，郁達夫帶着全家，倉皇乘船由武昌經魯湖、嘉魚、新塢進入洞庭湖，再沿湖西行而到了湘西重鎮常德。常德位於沅江北岸，濱湖背山，已是雲夢平原湖澤的西端，往西即入羣山聳翠的湘西地區，古稱武陵郡，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寫的就是

這個地方。郁達夫學家到了常德，雖在顛沛流離中，仍然詩興不減的寫了一首七律云：

敢將眷屬比神仙，大難來時倍可憐；
楚澤盡多蘭與芷，湖鄉初度日如年。
綠章迭奏通明殿，朱字勾抄列女篇；
亦欲賃春資德曜，疾疔初譜上純絃。

看樣子郁達夫對於王映霞紅杏出牆一事，仍然耿耿於懷，雖然易君左贈給他們夫婦的詩中，曾有「富春江上神仙侶」之句，在郁達夫想來此刻簡直成了莫大的諷刺了。然而日子總還是要過下去的啊！當時逃難的人紛紛經由水路來到常德，郁家雖然在武陵花園中，暫時覺得一椽房屋住下來，由於逃難的人口驟然增加，百物供不應求，形成生活用品飛漲的現象，因此便想到繼續循陸路向西南山區偏僻處安家，沅陵就是計劃中的目標。

正在舉棋不定之際，恰巧易君左來訪，誠懇邀他們全家移居他的故鄉漢壽。

漢壽距離常德不遠，是洞庭湖南岸的一個小縣，不在交通線上，目標不大，可免敵機轟炸之虞，而且稱得上是魚米之鄉，生活程度不至太高，於是聽了易君左的建議，又携老扶幼移居漢壽。

易君左在漢壽城北的蔡天培醋舖中，為他們找到了兩間平房，全家大小這才安定了下來。時值戰亂，一切物質生活奇缺，王映霞仍然保持着一派滬杭的生活習慣，根本沒有一絲兇兇情觀念，郁達夫想起在前線勞軍及視察時所目睹的戰亂情景，感慨而為詩云：

(四) 花枝與師大

戎馬間闢為國謀，南登大垓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樓。
絕少閒情憐婉女，滿懷遺憾看吳鉤；
閩中日課陰符讀，要使紅顏識楚仇。

在漢壽郁達夫與王映霞似乎生活得十分平靜，但是骨子裡却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王映霞整天不聲不響，懶在床上作她的白日夢，郁達夫也一籌莫展不知何去何從，只有王母一天到晚忙個不停。郁達夫開始冷靜的檢討他們婚姻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於「貧賤夫妻百事哀」，王映霞就像是一朵嬌艷的鮮花，必須要有肥沃的土壤與豐沛的雨露，才能活色生香，如今捉襟見肘的生活狀況，真箇是愧對伊人啊！於是又成詩一首云：

貧賤原知是禍胎，蘇秦初不慕顏回；
九州鑄鐵終成錯，一飯論交竟自媒。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殘心篆看全灰；
昨夜剛逢牛女會，他生再卜鳳凰臺。

這是農曆七夕後一日所寫成的詩句，一方面檢討覆水重收的效果不彰，另一方面仍然一往情深地眷戀着王映霞，並希望再下來的鴛盟呢！

自從春間離開福州，時間雖然不過半年而已，然而郁達夫就好像是經歷半個世紀那樣長久。先是挈家前往武漢，繼而往返於蘇北、浙西戰地，接着便是惱人的情感風波，最後又是輾轉流離，如今困居湘西小縣，真箇是一籌莫展；在百無聊賴之際，不免又想起了他的老東家，於是致函福州的陳公治主席，告以目前行蹤，並等待回音。

轉瞬已是秋涼季節，正應了黃仲則的詩句云

：「全家都在西風裡，九月衣裳未剪裁。」生活的窘迫狀況不言而喻矣！所幸福州很快有了回音，要郁達夫重回福州工作，王映霞覺得與其整天大眼瞪小眼的乾耗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於是也同意了郁達夫隻身東行，臨行時郁達夫曾有詩云：

並馬汜州看木奴，黏天青草叢重湖；
向來豪氣吞雲夢，惜別清啼啼鷓鴣。
自願馳驅隨李廣，何勞叮囑戒羅敷；
男兒只合沙場死，豈為凌煙閣上圖。

蔡天培酒舖是漢壽縣裡一家有名的醋舖，地址在漢壽北門外，老闆蔡氏兄弟與易君左及郁達夫都是同一時期的留日學生，經由易君左介紹後，蔡家兄弟竭誠歡迎，讓出了一棟古香古色的正屋給郁家老少三代居住，賓主十分融洽。郁達夫隻身東行後，蔡家對郁家更加照顧得無微不至，也算是戰亂中一段難得的際遇。郁達夫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清晨由漢壽乘船出發，野濶天低，涼風瑟瑟，雲水相接，心緒索然，東望汨羅，頗有伍子胥怒潮衝錢塘的氣概，夜泊湖上有詩云：

汨羅求望路迢迢，鬱怒熊羆火未消；
欲駕飛鴻馳白馬，瀟湘浙水可通潮？

郁達夫這次乘的船名叫民權輪，在船上與姓蕭的管理員相談甚歡，並以妻兒在漢壽一事殷殷相託，因而到了長沙以後，便寫了一封信給王映霞，說是爾後一切交通及帶買物品均可請蕭君代勞。在長沙，搭上公共汽車至江西南昌，再由向塘轉火車至浙西南的江山，重入浙境，興奮莫名，晚上在江山酒樓，聽江西流妓高唱京曲「

烏龍院」，開懷暢飲，終於醉不成歡，郁達夫轉念一想：「倘若有人把他放浪形骸的狀況告知了王映霞，怕不就捏作話柄，作為離婚的訟辭乎？」不覺心情為之索然。並有詩解釋此時的情狀云：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邊生；
歌翻桃葉臨官渡，曲比紅兒憶小名。
君去我來他日訟，天荒地老此時情；
禪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帶水行？

郁達夫一路東行，每到一處都有明信片寄給漢壽的王映霞，到達福建西北角上的建陽時，於汽車暫停車站時刻會託挑夫代寄一張明信片，寫上在車上偶成的一首七言絕句云：

此身已分炎荒老，遠道多愁驛遞遲；
萬死千君唯一事，為儂和順撫諸兒。

這首詩很有點詼詼的味道，實已為後來遠赴星洲埋下了伏筆，待至這首詩編入「毀家詩記」，在香港「大風旬刊」發表時，最後一句却改為「為儂清白撫諸兒」了。

抵達南平時，夜宿臨江館舍，憶及年前由浙回閩會宿於此，時隔一載，心情却截然不同，因有詩云：

去年曾宿此江濱，歸夢分明繞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盡，夢中難覓去年人。

經過了七天的長途跋涉，終於在九月二十八日抵達福州，當船到洪山橋下時，又想起年前的舊事，當時正值初夏季節，臨江的義山酒樓中，郁達夫與王映霞對坐品嚐清蒸貼沙魚，談笑風生，如在眼前，然而伊人是一個愛慕虛榮的女人，

羨權慕勢，不免令人氣結，轉念古今紅顏女子，又有幾個能够拆絕繁華的誘惑，而死心塌地的欣賞情郎的才華呢？因而又成一首七言律詩云：

千里行程暫息機，江山依舊境全非；身同華表歸來鶴，門掩桃花謝後扉。

老病樂天腰漸減，高秋樊素貌應肥；多情不解朱翁子，驕俗何勞五牡駢。

白樂天如此，朱翁子如此，郁達夫也就認命了。這時他是四十二歲，王映霞也已經年逾三十了，雖然自傷老大，然却心有未甘，一路東行，越近浙江省境，在車上及市上遇見的熟人越多，逢人輒打探王映霞在麗水的一段過程，甚至在江山及南平旅邸，曾經打電報到麗水向友人交代，看看王映霞是否也接踵東來了。

郁達夫的推想並不離譜，果然到達福州後不久，便接到她一封來信，具道漢壽獨處十分艱難，不如重回麗水，再到福州來團聚。郁達夫心想：「伊人想回麗水會見情人是真，至於前來福州團聚，不過是說說而已。」好在此時郁達夫已經決心去國，正與新加坡友人積極聯繫中，伊人的一切，祇能由她自決，也顧不得許多了。因又感慨而成七言律詩一首云：

一紙書來感不禁，埋頭長夜帶愁吟；誰知元鳥分飛日，猶勝冤禽未死心。

秋意著人原瑟瑟，侯門似海故沉沉；沉園舊恨從頭數，淚透蕭郎蜀錦衾。

時局變化得很快，武漢在日軍圍攻下業已失守，政府決定採取「焦土抗戰」政策，阻止日軍繼續南進，大批難民日夜南下湘境，住在漢壽的

人都開始在搬動了，王映霞心想：「達夫不在身邊，自己已經沒有留在漢壽的必要了。」於是便決定離開漢壽。王映霞與她母親王守如商量，王守如也拿不出什麼主張；王映霞又徵求孩子們的意見，郁飛才不過是十歲出頭，其他兩個弟弟尚小，根本也沒有意見；此刻的王映霞真是呼天不應，叫地不靈，萬不得已，只好同蔡天培兄弟商量。據蔡天培兄弟稱：「漢壽地處偏僻，不在重要交通線上，看樣子敵人攻擊的路徑都是以名城大邑為目標，如果向後方撤退，山高路遙，必須有人照顧才行，如今你們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如何經得起長途折騰，還是稍安勿躁，再等等看吧！」

距離郁達夫離開漢壽才不過一個月工夫，就使得王映霞陷入進退維谷的狀況了。原先在浙江老家，杭州吃緊時也是扶老携幼東搬西遷的啊！但是在那裡認識的人多，還可以找到幫忙的人，如今却是身在異鄉，舉目無親，緊急關頭，誰又肯伸出援手呢？

正在焦急萬分之際，郁達夫從福州打來了一通電報，要王映霞即刻携衆前往福州。這一通電報猶如大海中的一根浮木，王映霞總算在大海中抓到了一點東西，最起碼也總算是有了一個方向。正值兵荒馬亂時期，交通工具便大成問題，船票買不到，祇好託蔡天培兄弟覓車了，何日能够成行，根本毫無把握。（未完待續）

戴笠新傳

費雲文 著

全一冊定價臺幣貳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繼民國人物新傳後又一精心傑作，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的幾個戰場⑪戴笠軼事⑫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手迹及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三十餘頁，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訂價貳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